

265139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时候就要到了

巴依姆 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时候就要到了

〔巴西〕阿琳娜·巴依姆著

秦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Alina Paim
AHORA PRÓXIMA

根据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1957年
出版的俄文译本 ЧАС БЛИЗОК 译出。

时候就要到了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I035 字数 273,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12\frac{3}{16}$ 插页 1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 1.55 元

前 言

阿琳娜·巴依姆是巴西現代优秀的进步女作家，巴西共产党党员。她生在巴西东部沿海的塞日普州，曾經当过小学教师。

阿琳娜·巴依姆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自由之路”，是根据她在巴伊亞州一个名叫“自由之路”的工人区当小学教师时搜集的材料，在1945年写成的。这部小說發表后，使她列入了当时巴西的“三十年代作家”之列。

所謂“三十年代作家”，是指巴西那些具有恢复社会小說，即恢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现实主义文学傳統的傾向的作家。这是在1930年瓦加斯政变以后开始的。他們反对当时流行于巴西文学界的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傾向。他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們的小說里描写巴西条件下的巴西問題，創造具有民族性格的人物。这些作家都与巴西的现实有一定的联系，相当深刻地了解国内某些地区和人民某些阶層的問題。

但是，由于巴西政治斗争的尖銳化，即：一方面人民运动風起云湧，共产党的威信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加紧干涉巴西內政，勾結国内反动独裁政权，鎮压进步力量的生長；“三十年代作家”便起了分化，一部分走上了自然主义的道路，有的

甚至政治上公开走上投靠統治階級的反叛的道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巴西全國展開了民主運動的高潮，巴西共產黨成為羣眾性的政黨，在全國進行了廣泛的活動。這種情況反映到文學界，使大批進步文學家擺脫了現代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傾向，投向工人階級及其先進政黨這方面來。

從1945年到1950年間，阿琳娜·巴依姆繼續發表了兩部長篇小說：“族長的影子”和“西曼·吉亞斯”。這兩部作品，一方面表現出作者寫作技巧的逐漸成熟，同時也多少反映了巴西進步作家在這一時期所經歷的這個特有的矛盾情緒。

1950年巴西共產黨召開的黨員作家代表大會，給巴西的進步作家以深切的關懷和幫助，也給他們指示了正確的創作方向。

阿琳娜·巴依姆在這個會議的鼓舞和指導下，在1955年發表了“時候就要到了”。這是阿琳娜·巴依姆的第四部長篇小說，也是她最優秀的作品；它表示這位青年女作家在創作道路上向前跨了一大步，跨進了巴西文學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巴西文學從批判現實主義發展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新的階段。

在這部作品中，阿琳娜·巴依姆所描寫的人物是罷工的鐵路職工和他們的家屬。她曾經在他們中間生活過，親身體驗過他們生活中的憂慮和貧困。她和他們的生活緊密結合，甚至成為警察迫害的對象，受過偵訊。這部小說是她親身的觀察和體驗的結果。她親身參加了鐵路工人的大罷工；她和巴西的那幾位先進的青年作家一樣，決心把自己獻身於符合巴西人民的新的要求——勞動人民的需要、理想和鬥爭——的文學，把自己的作品成為替巴西革命事業服務的人民的有力武器。懷抱着這樣的思想和目的，阿琳娜·巴依姆寫成了“時候就要到了”這本書。

“时候就要到了”的意思就是：“無产階級革命的时候就要到了。”

這本書出版后，阿琳娜·巴依姆曾受到鐵路职工們的邀請，以貴賓的身份参加了 1955 年在堪比納斯举行的巴西全国鐵路职工大会。大会期間，热情的鐵路职工同志們还为她这本小说的成功，举行了庆祝会。这就充分說明了劳动人民是怎样热烈地欢迎她的作品了。

編者 1958 年 9 月

青草被踩倒，枕木在呻吟，煤炭染黑的大地發出咚咚的聲音。露珠和塵土在人們的涼鞋上交織在一起，就象殘星的暗淡光輝和山頭的彩霞互相融合一樣。几百只腳抬起來又落下去，仿佛歷史要永遠留下它自己的腳印。既聽不到大人的說笑，也聽不到孩子的啼哭；只有几百個男子和婦女腳步，壓過輕風的簌簌、公雞的歌唱、以及受驚的小鳥在山谷的樹叢里展翅和啾啾的聲音。他們的身體隨着有力的步伐向前移動，隊伍走得越快，腳上越有力量，目光越發堅定，拳頭攏得更緊，腦袋抬得更高，嘴唇閉得更牢。婦女們走在隊伍前面，鐵路職工糾察隊跟在隊伍後面，一致的感情和一致的決心把他們團結在一起。

從機車庫那邊傳來的長長的、响亮的汽笛聲在催促着人羣，巨大的隊伍順着路基向車站湧去。月台上幾乎沒有一個人影，只有一列客貨混合車停在月台旁邊，等候着正從車庫向站上悠然駛來的437號機車。人們感到鐵軌和枕木都在顫動，大地被壓得不住發抖。機車的前燈突然一亮，透過晨霧，照亮了聚集在車輛製造廠對過的人們的面孔。冉吉拉，安瑞莉加，巴米拉夫人，馬加莉達，多羅列絲，李塔和列奧諾在最前列；她們首先迎着機車走去；母親帶着孩子，肩緊靠着肩，手緊握着手，形成了一道

銅牆鐵壁。汽笛聲在人們的頭上響着，隨即消失到廣漠的太空里了。戰鬥開始啦。人們的腳好象在說話，鐵軌好象在咬着牙回答。婦女們向着機車前進，她們和機車之間的距離逐漸縮短，交鋒的時刻就要到來了。

冉吉拉舉起一只手，喊道：

“站住！機車站住！”

几百只手隨着她的話一齊高舉起來，几百個聲音隨着她的話一齊高呼起來：

“站住！站住！”

可是機車並沒停下。這陣命令式的喊聲傳到機車上，就溶化在一團團的黑煙里，溶化在依然轉動的車輪之間飛過去的火花里了。司機放在操縱杆上的那隻手抖動着。司爐添上煤，又有一陣火光照紅了綫路。

馬加莉達從安瑞莉加的女兒西金嬾的身上脫下一件紅毛衣來，高舉到頭頂上，當信號旗揮動着。大家又發出更加嚴厲的喊聲：

“站住！站住！”

然後又是一剎那的寂靜。司機從機車里探出頭來，他想用自己一個人的粗嗓子壓倒相隔二十公尺的婦女羣眾的聲音。

“站住？為什麼要站住？”

這句問話使人們想起了長年的災難，吐出了滿腔的苦水；就象山洪決堤一樣，這苦水淹沒了整個的車站。接着是一連串的三聲回答：

“飢餓！”

“貧窮！”

“罷工，罷工，罷工！”

这回答声震撼了克鲁赛罗城，得到羣山的响应，又随着巴拉希巴的河水东流入海了。

铁軌在車輪和人們的双重打击之下，已經完全失掉了力气。机車的喘息和羣众的呐喊交織在一起，就象两个敌对陣营在互相叫陣一样。人們和机車几乎打交手仗了。机車的热气噴着妇女的臉，緩冲器快要撞到她們的膝盖上了。有个嬰兒尖叫了一声，这时車輪才緩緩停止滾动，汽閘才开始呻吟起来。

冉吉拉抓住机車的扶手，走上側面的車台。她滿臉通紅，显出得意的神情，彷彿比大家都長高了似的。男人們圍住了机車。列奧諾，巴米拉夫人和馬加莉达領着其他一些妇女进入駕駛室，对司机和司爐要求說：

“熄灭火箱！”

“列車可怎么开啊？”司爐犹疑不決地問道。

“列車不开啦。机車是我們的啦。”

“現在我們下命令，”冉吉拉一边走进駕駛室，一边宣布說。

“老大爷，我們罢工啦。”

“我們虽然是从帕薩一庫阿特罗来的乘务組，可是在这儿住了一夜啦。你們怎么不早通知我們呢？既然罢工，那么咱們就罢吧！”

司机說出“罢工”这两个字，彷彿使得他的血液猛烈沸騰起来了。他用力打开安全閘，放出了鍋爐里的蒸汽。司爐站在旁边，滿臉大汗，他着手熄灭火箱，把他在一个鐘头以前剛剛生起的巨大火苗用水澆死。

西維奧穿过人羣，爬上了机車。他扯住冉吉拉的胳膊，很着急地問道：

“是誰的孩子哭得这么厉害？”

“是西金燻。”

安瑞莉加的眼睛被煙呛得直流泪，她抱着女兒，把孩子的一只小腿給大家看。

“被蒸汽燙伤了，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机車到底是咱們的啦。”

“西維奧，現在該怎么办呢？”巴米拉夫人問道。

一羣婦女圍住了西維奧和捷列斯弗罗。

“留一伙人看管机車，其余的帮助夺取車站。”

澤·德·巴羅斯同負責看管机車的婦女們留在綫路上。他看見利諾·馬开斯，克洛維斯·費列拉和卡斯托林怎樣各自帶領一批人，分頭向月台的兩端走去，乘客莫名其妙地聚集在月台上。受惊的孩子們沒有跟着母亲走。他們用詫異的眼光望着机車，觀看白烟怎样升上天空，它好象狂風吹起的駭浪惊濤，又好象从洗衣女人手下冲走肥皂泡沫的潺潺溪流。

婦女們进了站長室，一拥而到办公桌旁边。站長站起来了，想躲到椅子和牆壁之間的地方去。后来他想采取主动，就搶先开口說話了。

“我知道，你們已經开始罢工了。你們抓住了机車，这是对的，不过，車站仍然应当照常办公……我对鐵路管理局負有保管器材的責任。”

站長的話使列奧諾很痛心地回想起肉品冷藏庫主任昨天將罢工計劃洩露給警察局的叛逆行为。她以坚决無情的声調說：

“你負責……我們已經对付过一个負責的人了！……少說这些費話。現在我們宣布：我們大家不允許車站办公，不允許你留在这里。”

“对，你最好老实点兒，馬上从这兒走开，”巴米拉夫人說。

“我不能走……”

冉吉拉再也忍不住了，她說：

“你能走！你要知道，先生，你的話已經說得過多啦。喂，同志們，給他讓路！”

站長用手抓住桌子，好象這是戰壕的邊沿似的。他的腮幫子耷拉下來，他的嘴角也向下撇着。他轉過身子，從婦女們讓開的一條路鑽過去。他感到婦女們呼出的熱氣直烤着他的臉。站長走后，冉吉拉就鎖上了房門，把鑰匙裝到胸前的衣袋里。

“現在咱們去把電報室鎖上。”

“電報室應該工作，”西維奧說。

“為了讓報務員出賣我們嗎？”

“如果你們不信任這個報務員，咱們可以另找一個比較靠得住的。咱們掌握了電報室，就可以馬上跟索列達吉和伊塔儒巴聯系，使罷工擴大到整個路綫。”

“同志們，西維奧說得對。澤·德·巴羅斯的兒子約翰·路易士就是個報務員……他在糾察隊里。喂，李吉亞，你去找他來。”

過了幾分鐘以後，婦女們為了不打破電報室的寂靜，連大氣兒都不出，傾听着電鍵均勻的嗒嗒聲。這時電台已經叫通了。

“索列達吉回答啦，”報務員說。

他的聲音本來很小，但是這幾個字象飛也似地傳到門口，接着一傳十，十傳百，越傳越遠。它們從月台上一直傳到糾察隊和看管機車的婦女那里。

“索列達吉回答啦。罷工消息傳到全路綫啦。”

太陽爬上東山，朝暉射到機車上邊，使那些擦得甌亮的銅制部件顯得格外燦爛。在437號機車前燈下面一點兒的地方跳動

着陽光的斑点，孩子們見了樂得直蹦跳。天越來越亮了。包圍着被俘獲的機車的婦女們，經陽光一照，面孔顯得比平常更美了。她們個個都眉開眼笑。

後來，車站上又傳遍了新的消息。

“伊塔儒巴，伊塔儒巴回答啦！……”

這樣一來，關於婦女們的英勇功勳，關於她們在初次跟敵人作戰時所表現的豪邁果敢精神的好消息，就越過曼吉開拉山，迎着晨風和彩霞傳遍了四方。

澤·德·巴羅斯把電綫拉好，擰上最後一個燈泡，就很滿意地看了一下自己所干的活兒。然後他把工具插進衣袋，不慌不忙地，小心翼翼地踏着橫木，走下折梯。婦女和孩子們在下面望着他。

“對，等到晚上，燈就都着了，這兒會照得跟白天一樣亮。”

澤·德·巴羅斯咧開大嘴，對那些高高兴兴望着他的人們笑了笑。他推開孩子，收好折梯，帶着它到“聖愛蓮娜”酒館去了。走了幾步，他又轉過頭來。罷工工人從月台到貨車那里拉了一道天幕，他看見婦女和兒童正在天幕下面躲避陽光。靠着一輛貨車堆了一些貨箱，一層比一層小，好象梯形劇場似的，樣子非常好看。淘氣的男孩子們千方百計地想使罷工工人注意他們，他們爬到貨箱的最上層，用充滿挑釁神情的小眼睛向下望着。

火箱熄滅的437號機車停在客貨混合列車和在混合列車到站不久以後開來的一列貨車之間，它沉靜而莊嚴，面對着東方，好象在靜觀山景一樣。到露得山去的進香客人們急不可耐地從客車窗口往外探望，他們盼望上帝顯靈，叫火車開動起來。他們

帶着惊慌和敌对的神情，注視着罢工工人的一举一动。

他們哭喪着臉，看样子好象是在說：“你們不能挑一个別的時候罢工嗎？”

忙忙碌碌的、五光十色的人羣，从远处看来，就象正在大廣場上庆祝人民节日一样。搭天幕，裝电灯，把貨箱叠成梯形劇場……这一切都很不象是目前应有的情况，很不象一个罢工的营壘。太陽升到当头，陽光越来越直射下来，人們都躲到天幕底下了。罢工工人搭这个天幕，只用一点来鐘的工夫。若維諾，芮拉德，薩姆艾和澤·德·巴罗斯，在其余男人的帮助下，沒用几分鐘，就从森特拉—布拉吉綫的月台上，把这个天幕卸下来。他們又从行李房里弄来了箱子和其他必要的器材，如繩子、鉄絲、釘子、电綫和灯泡等等。当一个人自願地、热情地去于一件工作的时候，他就好象生了一对翅膀，工具也显得灵巧好使了。

澤·德·巴罗斯在同志們的观望之下，解开电綫，測量电灯間的距离，佈好整个綫網，把它接到鐵路电力網上去。电工的行業是一个很重要的行業。电报、電話以及城市照明的正常工作，都离不开他。各种通訊工具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在罢工的时候，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有立功的机会。远在1917年，当巴西鐵路举行初次罢工的时候，澤·德·巴罗斯就已經証明了这一点。不过，关于这件事情，就連他的老婆茹琳达都不知道；知道的只有他的老朋友艾莫瑞紐和已經去世的約翰·孟戴斯。

澤·德·巴罗斯当前的任务是給营壘裝电灯，他也很光榮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今天夜里，营壘里将会照耀得如同白晝一样。吊在天幕底下的几十盞电灯，就象正在成熟的果实似的，等太陽一下山，它們就会熟透了。临时構成的营壘将会变成一个多面堡，罢工的男女守在里边，一直战斗到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一天，太陽从东山升起以后，真是大大地开了眼界！在最近的五小时内，發生了許許多多事件。客貨混合列車停开的消息傳遍了全城。督察官帶着六名警察趕到了車站。罷工工人不讓貨車卸貨，并把機車开到車庫里去了。索列达吉，伊塔儒巴和特列斯—科拉索恩斯等地的消息，到什么时候才会来呢？

澤·德·巴罗斯把折梯还给酒館主人以后，便站在櫃台旁边了。伊納修先生在那里很敏捷地切着面包，切完就放到托盤里。

“我請的客怎么样？大家喜欢吃嗎？”

“伊納修先生，哪有不喜欢的呀！兩籃面包和牛奶咖啡送的太是时候啦。这是我們头等的早餐。”

伊納修先生很灵巧地把一只胳膊支在櫃台上，用不容反駁的肯定口气說：

“你們早就應該宣布罷工。我卖酒菜是为了賺錢；你們也是一样啊。你們干活，衣袋里就應該有錢花。我站在自己酒館的門口，对各种情况都看到了。真英勇啊，澤·德·巴罗斯先生！假如機車不拉住閘，結果可能很悲慘。我一想起来都觉得害怕……司机怎么搞的，竟沒有馬上听到妇女們的声音？”

“因为437号機車乘务組不是咱們站上的，他們是从帕薩一庫阿特罗来的。他們在这里住了一夜，可是沒有听到罷工的消息。妇女們对司机很生气，但是到后来，他向妇女們說明了原因。”

“他們講和了嗎？”

“当然啦。機車乘务組現在跟罷工工人一同在營壘里。”

“只要需要我，我情願为你們效劳。鐵路职工是我的老主顧，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有困难的时候，我一定来帮助你們。妇女

們如果要喝水，只管拿鉄罐來取吧。”

“謝謝，伊納修先生。”

一只指頭很短的手拿着鋸齒形的刀，把小白麵包切成兩半；在托盤里，麵包堆不斷地增高。澤·德·巴羅斯注視着酒館主人的面孔；這人臉盤很大，方嘴大耳，樣子倒挺和善。在伊納修的兩道象刷子似的濃眉之間，有一條很深的豎紋划過額頭。澤·德·巴羅斯穿過飯桌，走出酒館，又回到鐵路的路基上去。

從月台到車庫之間的廣闊地段，好象一個螞蟻窩。人們來來往往，打聽奪取437機車的詳細情況。參加罷工的人和前來看熱鬧的人混在一起，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在全城人民的支持之下，罷工工人士氣大振；而坏处就是：外人一混入營壘，必然會使大家麻痺大意。如果密探或挑撥者混在這羣人里，那可怎麼辦呢？

澤·德·巴羅斯看到自己的糾察隊在月台的一端，就向那裏走去。利諾·馬開斯把他拉到一旁。那裏很僻靜，沒有人能聽見他們的談話。

“西維奧和捷列斯弗羅帶着婦女代表們見市長去了。西維奧臨走的時候，囑咐咱們加倍警惕，因為督察官可能卷土重來，使用武力。”

“咱們的行動小組干什么呢？”

“兩個行動小組已經出發了：一個去借錢，另一個到商人那裏去取糧食。巴米拉夫人收集朋友們給營壘送來的東西。他們送來了各種各樣的東西：小鍋，大鍋，小孩衣服，還有錢。阿尼吉奧把收到的東西都記到賬上，等將來向大家作報告。”

澤·德·巴羅斯參加了糾察隊。男人們圍在營壘四周，保護婦女和兒童的安全。即使督察官帶着六名警察回到車站來，

他也無法把罷工工人从路綫上赶走。他很可能是由于認清这一点才夾着尾巴逃走的。正是因为这样，他的面部表情才瞬息万变，一会儿显出驕傲自大，一会儿假装和藹，一会儿又露出絕望的神情。

罢工震动了克魯賽罗城。

从靠近鉄路的街道上来了一些看熱鬧的人，他們跟露得山的进香客人和森特拉—布拉吉綫的火車乘客混在一起。森特拉—布拉吉綫还没有参加罢工。四面八方都向妇女們表示同情；亲眼看到截获 437 号机車情况的那些人，都兴高采烈地講述着这件事，什么“扣押工資”啦……“飢餓”啦……“英勇”啦……这些字眼一直没有离开他們的嘴。

当督察官約翰·拉納里帶領着一羣警察来到沙列特斯大路的时候，車站上还籠罩着初步胜利的欢欣。警察們耀武揚威地順着鉄路走，皮靴踩着枕木咯噠咯噠地响，他們一直奔向保衛机車的一伙妇女。月台上的羣众一下子就湧到鉄路綫上，兩支糾察队从警察的身后包圍了机車。

冉吉拉，西維奧，捷列斯弗罗，巴米拉夫人和安瑞莉加都瞪眼瞧着督察官，看他的狗嘴要吐出些什么来。她們仔細打量着这个傢伙的面孔。她們了解这个傢伙不喜欢多說話，而好动武力。他的眼睛里冒出一股兇光。他舔了舔干枯的嘴唇，开口說話了。

“你們为什么成羣結伙，聚集在鉄道上？赶快回家吧！如果好說不走，就要用武力来攆你們走啦！”

冉吉拉紧紧攥着拳头，攥得指甲都嵌进手心里了。她向前跨了兩步，昂着头，眼睛直盯着督察官的臉，义正詞严地回答說：

“我們要求發給我們丈夫工資！我們要求合作社增添糧食！”

“好一個潑婦！”督察官心里想。不過，他覺得無論如何不能說出這種粗魯話，而要設法欺騙她們。他想說：女人在自己家里可以隨便要什麼東西——金錢，綾羅綢緞，地氈，葡萄酒，甚至要月亮都行；而女人的任務就是掃地，刷鍋，她應當象綿羊一樣溫順。

“不過，你們用這種手段達不到任何的目的。你們各自回家，好好忍耐一下吧。”

“只要鐵路局如數發放工資，我們就會忍耐，”最後排有個人說。

督察官的眼睛賊溜溜地看看這個人的臉，又瞧瞧那個人臉，他想找出說這句話的人。由於大家團結一致，他的陰謀並沒有得逞。他的頭腦記不住這麼多大胆的面孔，也不可能懲辦這麼多答話無禮的人。

“誰是罷工的头目？”

“我們沒有头目，”冉吉拉回答說。

“是不是西維奧·費列拉呀？”

“不，不是西維奧·費列拉，他是我們的朋友。一切都是我們自己干的。在這裡，大家都是头目，連小孩子都是。”

督察官咬起牙關，嘴唇都氣白了，緊緊地閉着。但是，他心里想：不要緊，他可以馬上向婦女們說一片大道理，來結束這一幕把戲……然而，偏偏從人羣里又傳出一句作對的話來，打斷了他的思路。

“回答得好！冉吉拉，你真棒！”

他全面考慮了一下“戰”與“和”的問題。他想，如果塔烏巴